

## 谈《长津湖》票房飙升的叙事原因

■ 张文卫



身穿单衣准备拼死一搏的万千将士，是一支心怀家国意识的精神大军！

## 生死叙事

战争片的叙事动力建立在观众内心深处都有在战争中活下来的愿望，当他们把自己投射到战争片正面主人公身上并与之合二为一的时候，就与他们一起出生入死。所以在《长津湖》中，当第九兵团司令部通知回家的将士再次开拔时，看到伍千里带回大哥骨灰的观众就开始为他们揪心捏肺，于是《长津湖》的编导按照历史的真实和战争片的叙事规律，始终把志愿军的生命置于战火的危险之中：志愿军的列车刚开入朝鲜的土地，就遭到俯冲下来的美军轰炸机，指挥员拼命呼喊战士们跳下列车带着电台撤入树林，战士们还没有完全冲出车厢，密集的炸弹就把列车炸得粉碎，紧接着，士兵们藏身的树林也变成火海。

志愿军面临的危险，不仅出现在具体连队里，更要体现在更大规模的战役层面，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对志愿军展开了钳形攻势，我军面临被美军包围的危险。

为了粉碎敌人的钳形攻势，部队向长津湖方向挺进，路过石头滩，美军侦查机突然从头顶飞过，战士们不得不在毫无遮挡的石头滩躺下不动，以便不被敌机发现，仰面看着呼啸而过的敌机，那是怎样一种心理体验啊？敌机随时可能向着自己扫射，这种场景被希区柯克称之为“旷野恐惧”，敌机还是喷出火舌，石头滩上遍布着鲜血和碎片，伍万里一边发抖一边哭喊“张小山死了”，这是他最要好的小伙伴，还没参加一次战斗就牺牲了，他第一次目睹了战友的牺牲。紧接着，我们看到，离这里不远的志愿军司令部，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敌机轰炸中光荣牺牲。

炸毁敌人通讯塔的激战中，我军更多的战士在敌人坦克的炮轰中牺牲，在与敌近身搏斗中被刺死，战斗结束，看着那么多牺牲的战士，伍万里想起了牺牲的大哥，于是问二哥：我大哥死的时候，你在他身边吗？回答：在，下半身炸没了，肠子塞都塞不回去，那血怎么都止不住，哥让我帮帮他……沉默良久之后，易烱千玺意识到自己也随时会像大哥那样牺牲，就对伍千里说：哥，让我也跟着你向前冲吧！万一我像大哥那样，你也帮帮我吧！吴京一把紧紧搂住了弟弟……

在后来的战斗中，炮排排长“雷公”为了开车把引导敌机的标识弹拉向战场之外，自己被炸伤，肠子留出……

攻击美军基地的冲锋队在机枪的密集扫射中成群倒下……

潜伏在美军撤退路线上的志愿军被冻成冰雕集群……

伍万里和他的战友们依然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生死叙事始终在紧抓着观众的心肺！

## 集体叙事

《长津湖》里第七穿插连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每位干部战士都在宣布自己是编号是多少，宣布编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每位战士对自己的名字是忽略的，对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是重视的，荣耀在于我这一个体身处于这个集体之中，整体的荣誉远远大于个体的荣誉。一个连150人，可这个连的战士编号却到了677人，说明这个连牺牲人数已在三个连以上，三个连的生命为这个集体牺牲了，连长的笔记本上有四五百个名字被画上红框，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这个连的笔记本上，这个集体更加光焰四射、战力强悍。在车站，第七穿插连战士为了本连集体的荣誉，与炮连的战士激烈争执，炮连战士说，你们死了那么多人还吹呢！七连的战士回应：我

们连是以自己的大伤亡换取大部队的微小伤亡，这个连的集体主义意识扩展到整个大部队，不仅我自己的个体生命可以献给连集体，我们这个连集体的生命也可以献给更大的集体！段奕宏饰演的三营长曾对伍万里说：没有冻不死的英雄，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镜头此时从这个连拉升开来，扩展为无数个连的血肉之躯整齐划一、挺立宣誓的宏大场面，象征着志愿军正是由无数个这样的连队集体所组成。正因为如此，观众觉得这支肉体组成的精神大军能与由轰炸机集群、坦克集群、军舰集群、重炮集群组成的美万钢铁大军硬抗死拼！

## 成长叙事

有的影评批评《长津湖》把宏大壮烈的长津湖战役写成了新兵伍万里的成长史。首先，《长津湖》不只是一个新兵的成长史，它对战争的描述是在五个层面上展开的，既有国家层面的领袖决策，又有彭帅领导的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还有第九兵团的战役部署，再到第七穿插连的战术行动，最后是连集体内的诸多英雄的生死搏斗，“成长史”只是全片的五分之一。其二，战争片中写青年战士的成长很常见，因为故事电影不是军教片，除了写战役的宏大背景外，一定要落在个体主人公的描述上，如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战争片《敦刻尔克》、李安导演的战争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萨姆·门德斯执导的《1917》等，都浓墨重彩地写了青年战士在战场上的成长，有的把青年战士的成长作为故事的主线。这些影片并没有因为写了个体的成长，就削弱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诺曼底登陆、伊拉克战争、阿拉斯战役的宏大叙事，相反却让观众深刻体验到战争的惨烈、人性的丰富、成长的艰辛和英雄的伟大。电影《长津湖》也不例外，因为描写了伍万里的成长，才说明了志愿军是怎样一支军队，这支军队为何能前赴后继，为何能在战斗减员不断补充新兵的情况下一直保持着刚毅顽强的战斗力，这支肉体大军为何能战胜钢铁的大军。

易烱千玺很有层次地演绎了伍万里的成长过程，首先他生动地表演了伍万里入伍前的稚气和无拘无束，他以一头撞向哥哥的动作表达对二哥回家的喜悦和亲昵，他对哥哥说“我要跟你打仗去”那口气坚决而不容置疑，二哥不让他参军，他就悄悄地跟到部队。入伍后，易烱千玺呈现了角色的任性和懵懂，在全连战士列队时他举手高喊：报告，我要撒尿！面对上级对他的安排不满意就直接嚷嚷“老子不干了！老子走”。上级让他写检查，他连什么是“检查”都不知道。正是在上级的教育和老兵的带动下，他从一个擅自行动的兵逐渐成长为听从指挥的兵；从一个见战友死亡就发疯痛哭的新兵，成长为随时准备英勇牺牲的老兵；从初上战场动作笨拙的新兵成长为沉着应战、隐蔽与冲锋交替自如的老兵；从杀敌不敢下手成长为老练狠辣的投手；从见敌就杀成长为“有些枪可以不开”的人道主义战士。

新兵在成长，老兵在成长，干部在成长，部队也在成长。连长意识到本连是第一次与美军交手，要总结经验教训，摸索战场规律；志愿军高层面对海陆空全面进行的现代化立体战争，认识了美军战力、了解了现代化武器威力和美军战略战术，指挥部队采取了扬长避短的各种打法，研究躲避密集轰炸的后勤补给……成长叙事真实地呈现了我军从小米加步枪向高素质现代化军队的艰难演进历史过程。因此，《长津湖》尽管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它讲好了一个宏大壮烈的中国故事！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 用更新颖的手法讲好中国故事

——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

■ 文陈先义

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到这部《我和我的父辈》，“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作品已经是第三部了。可以说，这样一种用集锦式故事形式呈现的电影，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主旋律电影的一种非常新颖的形式。至于这种形式符不符合电影创作的传统，在我看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任何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电影题材从无到有进而形成一定的范式，不都是根据大众的审美需要不断完善形成现在的套路和模式的吗？

可以说，当下这种故事集锦的模式虽然还要等待进一步的实践检验，但是到目前为止，大众对这样一种形式不仅是认可的，而且是欢迎的。汲取前两部的创作经验，这一部《我和我的父辈》在思想主题的表现上可以说又有新的探索。哪些地方属于新探索呢？我认为主要的是题材。作品从晋察冀的烽火岁月一下子跳跃到了2050年的科幻年代，从战争年代的英雄一下子跳跃到科技新时期智能领新潮的年代，从写实的现实主义一下子跳跃到了敢于想象的梦幻新时代。观众的思维随着导演的大胆创新，进行跨时代的大幅跨越。如果从审美的角度分析，这是具有强烈思想性和艺术审美意义的一种创新。

《我和我的父辈》由四个故事汇集而成：《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作品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联合导演，像张艺谋、李雪健、陈道明等这样的一批知名导演、演员直接参与了拍摄。但是，这部作品并未仅仅在打明星牌上做文章，而是在思想内容上下了足够的功夫。

这部作品，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从题材看来是散的，但是形散而神聚，从不同的历史视角，通过“家和国”的故事描写了几代父辈的奋斗历程，讲述了中国人的血脉相连和精神传承，再现了中华民族从炮火纷飞的烽火岁月，到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层群体在为祖国利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从家庭关系观察父辈人生这一特殊视角和载体，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民族精神世代繁衍和生生不息。

第一个单元《乘风》，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冀中骑兵团，为保护群众撤离，以死战日军，塑造了冀中人民共同抗击日寇侵略的军民群像。危难关头，骑兵团的英雄们迎着弹雨冲锋，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青纱帐、大刀队、骑兵等等这些特别的冀中抗日元素，在作品中都以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真实画面，得到最真实最鲜活的表现。影片中，骑兵团父子兵上阵，在马上持枪并肩作战等，那种热血场景，让人过目难忘。

第二单元《诗》主角演员章子怡用女性细腻的情感，再现了一个航天工作者和母亲双重身份的坚韧和温柔。而电影中的女儿长大后成为航天员遨游太空，这其中如泣如诉的叙述，让观众对航天工作者那种甘于奉献和敢于牺牲的精神，表示发自内心的由衷敬意。这部以1969年研制长征一号火箭、发射首颗人造卫星为背景的作品，以一个普通家庭为切口，展现了一代航天人的航天精神。可以说，这是以往的同类型题材作品所没有的。

如果说前两个故事更多的是“英雄叙事”的话，那么后两个故事《鸭先知》和《少年行》则主要写了平凡人的故事。《鸭先知》取材于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诞生的背后故事，写了一个平凡人家的父亲敢为人先的那种艰辛探索和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服输精神。导演一下子把笔触伸进了上海弄堂的平凡生活，并以这个弄堂为背景，

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求新求变的改革精神，反映了改革是适应了整个时代的呼唤。

相比来说，《少年行》这部带有极强科幻韵味的作品，更多地反映了当下的最鲜活的生活，给观众带来的不仅是现实也是对未来的想象。作品以机器人“那一浩”肩负特殊使命从2050年回到2021年，邂逅了怀揣科学幻想的少年小小，两人意外组成了一对临时父子。在机器人老爸的影响下，少年小小坚定地追求科学梦想。少年强烈国家强、伟大梦想、科技创新精神在这对“父子”间实现了非常自然的传承。这样的作品，想必一定会对沉迷网络游戏的孩子们有别一种人生启示。

《我和我的父辈》这部作品之所以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我认为其经验非常值得总结，一个形式上完全新颖的电影作品，一开始还曾经被认为颠覆传统样式会引来社会责难的担忧，而现在却给人耳目一新的良好评价，其根本原因在于导演遵循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讲述了普通人的故事。

无论《乘风》中的乘风父子，还是《诗》中的一家人，抑或是《鸭先知》中的那个痴迷创新的父亲，或者是《少年行》中的虚拟父子，应该说，这些都是普通人，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代表。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都是最普遍的中国老百姓的故事。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受到观众的特别青睐？没有道明等这样的一批知名导演、演员直接参与了拍摄。但是，这部作品并未仅仅在打明星牌上做文章，而是在思想内容上下了足够的功夫。

其实，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不在于你表现的题材和人物的大与小，而在于你有没有写出老百姓的真感情。《乘风》中的骑兵父子，《诗》的航天家庭一家四口都是普通人，这些人物都鲜活地生活在我们周围，都是我们身边的“这一个”。我们这个社会，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千百万具有家国情怀的普通人，国家才不断实现发展和飞跃。

另外一点，眼下电影创作，艺术家应该有怎样正确的创作态度，这是作品成败的关键。有一种长期以来被误解的认识。有的人认为，名角、名演员不能演小角色，一定要演大角色，演主角。应该说，这部电影开了个非常好的头，无论是著名导演张艺谋、还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健、陈道明、海清等等，作品使用了一大批堪称“大家”的知名演员，但是在剧中都是担任“偏座”的普通角色。不要小看了这件事，这对于这些年的电影创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名演员是否一定不能演普通角色？一个时期影视圈里似乎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名牌”演“大牌”。因此要大牌、摆谱似乎也就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这部《我和我的父辈》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因此有许多观众反映，老一辈艺术家那种执着于艺术的良好作风好像又回来了。这种好作风的带头人，是一批像李雪健那样被称为劳动模范级别的著名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下整顿演艺圈作风的背景下，这样一次带有示范性的创作，应该给全国艺术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想，这样一个示范，对重建演艺界的良好作风，对于真正推举出德艺双馨的优秀艺术家，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这是《我和我的父辈》给电影创作又一个更深刻启示和示范。

（作者为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

